



湖南出版社

儿女英雄传

肖丁 改编

湖南出版社

儿女英雄传

肖丁 改编

[湘]新登字001号

责任编辑：易和声

儿女英雄传

肖丁 改编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常德滨湖印刷厂印刷

199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625

字数：120000 印数：1-10000

ISBN 7-5438-0843-9

I·100 定价：4.70元

内 容 介 绍

清朝康熙末年，某官受奸臣陷害至死，其女十三妹（何玉凤）带着母亲远走他乡避难，并四出行侠仗义。一日，路遇携带大批银钱前去搭救父亲的公子安骥被人暗算，非常同情，遂施展高超本领，搭救了安公子，助他救出遭上司诬陷而入狱的父亲。故事情节紧凑，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

(125)	公大深谷又逢合野	
(133)	林三十新寓州野	
(133)	回一十第	
(133)	目次	回二十第
第一回	沐皇恩特授河工令 逆大宪冤陷县监牢	(1)
第二回	伤天害理泄机谋 末路穷途逢侠女	(13)
第三回	小侠女重义更厚情 怯书生避难反遭祸	(30)
第四回	雷轰电掣弹毙凶僧 冷月昏灯刀歼余寇	(45)
第五回	探地穴辛勤怜弱女 摘鬼脸谈笑馘淫娃	(60)
第六回	十三妹露尾藏头 一双人寻根觅究	(74)
第七回	安公子顺情联佳偶 十三妹防暴付雕弓	(89)
第八回	安大令骨肉叙天伦 佟孺人姑媳祝侠女	(100)
第九回	红柳树空访褚壮士 青云堡巧遇华苍头	(112)

第十回	酒合欢义结邓九公 话投机演说十三妹	(125)
第十一回	莽撞人低首求筹画 连环计深心作笔谈	(139)
第十二回	隐名姓巧扮作西宾 借雕弓设局赚侠女	(153)
第十三回	安老爷高谈细论 十三妹慷慨捐生	(170)
(13)
(18)
(21)
(20)
(47)
(88)
(100)
(112)

第一回

沐皇恩特授河工令
逆大宪冤陷县监牢

近不说残唐五代，远不讲汉魏六朝，单讲大清康熙末年雍正初年正黄旗汉军有一家人家姓安，是个汉军世族旧家。这位安老爷本是弟兄两个，大哥早年去世，只剩他一人，双名学海，表字水心，人都称他安二老爷。论他的祖上，也曾跟着太汗老佛爷征过高丽，平过察哈尔，仗着汗马功劳上头，挣了一个世职，进关以后，累代相传，京官外任都做过。到了这安二老爷身上，世职袭次完结，便靠着读书上进。所喜他天性聪明，又肯留心学业，因此见识广有，学问超群，二十岁就进学中举。怎奈他“文齐福不至”，会试了几次，任凭是篇篇锦绣，字字珠玑，也考不上一名进士，到了四十岁开外，还依然是个老孝廉。孺人佟氏也是汉军世家的一位闺秀，性情贤慧，相貌端庄，针黹女工不用讲，就那操持家务，支应门庭，真算得上安老爷的一位贤内助。只是他家人丁不旺，安老爷夫妻二位子息又迟，孺人以前生过几胎都不曾存下，直到三十以后才得了一位公子。

这公子生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伶俐聪明，粉妆玉琢。安老爷、佟孺人十分疼爱。因他生得白净，乳名儿就叫作玉格，单名一个骥字，表字千里，别号龙媒，也不过望他将来如“天马云龙，高飞远到”的意思。小的时候，关煞花苗都

过，交了五岁，安老爷就叫他认字号儿，写顺朱儿；十三岁上就把《四书》、《五经》念完，开笔作文章作诗都粗粗的通顺。安老爷自是喜欢。过了两年，正逢科考，就给他送了名字。接着院考，竟中了个本旗批首。安老爷、安太太的喜欢自不必说，连日忙着叫人陪他去拜老师，会同案，谒官拜客。诸事已毕，就埋头作起举业的功夫来。

那时候公子的身量也渐渐的长成，出落得目秀眉清，温文儒雅；只因养活得尊贵，还是乳母丫鬟围随着服侍；慢说外头的戏馆饭庄东西两庙不肯教他混跑，就连自己的大门也从不曾无故的出去站站望望；偶然到亲戚一家儿走走，也是里头嬷嬷妈、外头嬷嬷爹的跟着，因此上把个小爷养活得十分腴腆；听见人说句外话，他都不懂；再见人举动野调些，言谈粗鲁些，他便有气，说是下流没出息；就连见个外来的生眼些的妇女，也就会臊得小脸儿通红，竟比个女孩儿来得还尊重。

那安老爷家的日子虽比不得在先长辈手里的宽裕，也还有祖遗的几处房庄，几户家人。安老爷就守定了这座庄园，课子读书，自己也理理旧业；又有几家亲友子弟，因他的学问高深，都送文章请他批评改正，一天却也没些空闲；偶然闲来，不过饮酒看花，消遣岁月，等闲不肯进城。安太太又是个勤俭当家的人，每日带了仆妇侍婢料理针线，调停米盐。公子更是早晚用功，指望一举成名，不干外事。外头只有几个老成家人支应门户。又有公子的一个嬷嬷爹，这人姓华，名忠，年纪五十岁光景，一生耿直，赤胆忠心，不但在公子身上十分尽心；就连安老爷的一应大小家事，但是交给他的，无不尽心竭力，一草一木都不肯糟蹋，真算得“奶公子里的一

个圣人”，因此，老爷、太太格外加恩待他，不肯当一个寻常奶公子看待。这安老爷家通共算起来，内外上下也有三二十口人，虽然算不得簪缨门第，钟鼎人家，却倒过得亲亲热热，安安静静，与人无患，与世无争，也算得个人生乐境了。

这年正逢会试大比之年。新年下安老爷、安太太把家中年事一过，便带了公子进城拜过宗祠，到至亲本家几处拜望拜望，仍旧回家。

说着到了三月初六日，太太打发公子带了随便家丁跟随老爷进城；进场出场，又按着日子打发家人接送，预备酒饭，打点吃食；公子也来请安问候，都不必细说。

三场已毕，这老爷出了场，从场门口坐上车，便一直的回庄园来。太太、公子接着问好请安，预备酒饭，问了一番场里光景。一时饭罢，公子收捡笔砚，便在卷袋里找那三场的文章草稿；寻了半日只寻不着，便来问安老爷说：“文章稿子放在哪里了？等我把头场的诗文抄出来，好预备着亲友们要看。”安老爷说：“我三场都没存稿子。这些事情也实在作腻了。便有人要看，也不过加上几句密圈，写上几句通套批语，赞扬一番，说这次必要高中了；究竟到了出榜，还是个依然故我，也无味得很：所以我今年没存稿子。不但不必抄给人看，连你也不必看。这一出场，我就算中了。”说毕，拈须而笑。公子听了无法，只得罢了。

日月迅速，转眼就是四月。到了放榜的头一天晚上，那太太同公子并内外家人不肯就睡，在那里左盼右盼。看看等到亮钟以后无信，大家也觉得是无望了，又乏又困，兴致索然，只得打点要睡。上房将要关了房门，忽听得大门打得山响，一片人声，报说头二三报报安老爷中了第三名进士。

这太太因等不见喜信，正在卸妆要睡，听得外面喧嚷，忙叫人开了房门，出去打听。那门上的家人早把报条接了进来，给老爷、太太、公子叩喜。这一番吵，吵得安老爷也醒了，连忙披衣起来，公子呈上报条看了，满心欢喜；一时想起来，自己半生辛苦，黄卷青灯，直到须发苍然，才了得这桩心愿，不觉喜极生悲，倒落了几点泪。太太也觉心中颇有所感，忍泪含笑劝解说：“老爷，这正该喜欢，怎么倒伤起心来呢？”

定了一会，大家才喜逐颜开，满脸堆下笑来。公子便去打点收拾手本拜贴职名以及拜见老师的贽见门包封套。家人们在外边开发喜钱。紧接着就有内城各家亲友看了榜先遣人来道喜，把位安太太忙得头脸也不曾好生梳洗得。

这安老爷一连忙了数日，不曾得闲，直等谢恩领宴诸事完毕，才得略略安静。五十岁的老头儿也得伏案埋头作起楷来。

转眼复试朝考已过，紧接着殿试。那老爷的策文虽比不得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却颇颇的有些经济议论，与那抄策料填对句的不同。那些同年见了，都道：“定入高选。”怎奈老爷是个走方步的人，凡那些送字样子送诗篇儿这些门路都不晓得去作；自己又年届五旬，那殿试卷子作得虽然议论恢宏，写得却不能精神饱满，因此上点了一个三甲，被选为河工知县。

诸事安排已毕，这老爷太太辞过亲友，拜别祠堂，便择了个长行吉日，带领里外一行人等起身南下。

这日，公子送到普济堂，老爷便不教往下再送。这公子一直等一行车辆人马都已走了，又让那些送行的亲友先行，然后才带华忠并一应家人回到庄园。真个的，他

就一纳头的杜门不出，每日攻书，按期作文起来。这且不表。且说那安老爷同了家眷自普济堂长行，当日住了常新店，沿路无非是晓行夜住，渴饮饥餐。不则一日，到了王家营子，渡过黄河，便到南河河道总督驻扎的所在，正是淮安地方。早有本地长班预先给找下公馆，沿河接见。上下一行人便搬运行李，暂在公馆住下。安老爷草草的安顿已毕，便去拜过首县山阳县各厅同寅，见过府道，然后才上院投递手本，禀到禀见。

那河台本是个从河工佐杂微员出身，靠那逢迎钻营的上头弄了几个钱，却又把皇上家的有用钱粮作了他致送当道的进身献纳，不上几年，就巴结到河工道员；又加上他在工多年，讲到那些里头——挑坝，下埽，加堤的工程，怎样购料，怎样作工，怎样省事，怎样赚钱——那一件也瞒他不过，因此上历署两河事务，就得了南河河道总督。待人傲慢骄奢，居心伎刻阴险。那时同安老爷一班儿拣发的十二人，早有一大半各自找了门路，要了书信，先赶到河工，为的是好抢着钻营个差委。及至安老爷到来，投递了手本，河台看了，便觉他怠慢来迟；又见京中不曾有一个当道大老写信前来托照应他，便疑心安老爷仗着是个世家旗人，有心傲上，遂吩咐说：“教他等见官的日子随众参见。”

安老爷是坦白正路人，哪里留心这些事，一般也随众打点些京里的土仪给河台送去。及至送到院上，巡捕传了进去，交给门上。那门上家人看了看礼单，见上面写着不过是些京靴，缙绅，杏仁，冬菜等件，便向巡捕官发话道：“这个官儿来得古怪呀！你在这院上当巡捕不是一年咧，大凡到工的官儿们送礼，谁不是绉绣，呢羽，绸缎，皮张，还有玉玩，金

器，朝珠，洋表的？怎么这位爷送起这个来了？他还是河员送礼？还是看坟的打抽丰来了？这不是搅吗？——没法儿，也得给他回上去！”说着，回了进去，又从中说了些懈怠话。那河台心里更觉得是安老爷瞧他不起，又加上了三分不受用。当时吩咐出来，说：“大人向不收礼，这样的费心费事，教安太爷留着送人罢！”

次日正是见官日子，安老爷也随众投了手本。少时传见，那河台先算定了安老爷是个不通世路没有能干的人，及至见面，递上履历，才知这老爷是由进士出身；又见他举止安详，言词慷慨，心里说：“这人既如此通达谳练，岂有连个送礼的轻重过节儿他也不明白的理？这分明看我是佐杂出身，他自己又是两榜，轻慢我的意思，倒得先拿他一拿！”因又动了个忌才之意，淡淡的问了几句话，就起身让走，送出来了。那安老爷也只见道新官见面之常，不过如此，也不在意，从此就在淮安地方候补听差，除了三八上院，朔望行香，倒也落得安闲无事。

安老爷本是个雅量，遇着那些同寅宴会却也去走走，但是一有了歌儿舞女，再遇见打牌摇摊，可就弄不来了；久之，那些同寅也觉得他一人向隅，满座不欢，渐渐的就有些声气不通起来。这且不在话下。

却说河台一日接得邳州禀报，禀称邳州管河州判病故出缺。这缺本是个工段最简的冷静地方，又恰巧轮到安老爷署事到班，便下札悬牌委了安老爷前往署事。安老爷接了委牌，禀辞出来，又到府里禀辞。淮安府见面，先谈了几句官话，便问：“吾兄，你请定了幕中的朋友了没有？”安老爷说：“卑职到此不久，人地生疏，正要和大人讨人呢。”知府说：“很好，

那前任请的朋友钱公就很妥当，你就请他蝉联下去罢。”说着，从靴掖儿里掏出一个名条。安老爷连忙的接过来，见上面写着“钱如甫”三个字，当下收了。

这天便是山阳县请吃晚饭。饮酒中间，安老爷也请教了一番到工如何办事的话。那首县便说：“办工首在得人。兄弟这里却有一个千妥万当的人；他从前就在邳州衙门，如今在兄弟这里，人浮于事，实在用不开。二哥，你带了他去，大可助你一臂之力。”说着，便叫那人来叩见。安老爷一看，见那人生得大鼻子，高颧骨，一双鼠眼，几根黄须，看去就不像个安分之徒；因是首县荐的，便先问了问他的名姓。那人回称姓霍，名叫士端。那首县便道：“明日就到老安太爷公馆伺候去罢。”那人谢了一谢，便退下去。一时酒散。

安老爷次日便拜客辞行，带了家眷奔邳州而来，于路无话。到了那里，自有一班的书吏衙役迎接，并到那任堂规以至同城官员如何接风宴会，都不必烦琐。安老爷到任后，所喜工轻政简，公事无多，老夫妻二人就照平日在家一般的过起勤俭日子来，心中只是记挂着公子；所喜接得几封家信，知道家中安静，公子照常读书，也就无可惦念了。

一日，安老爷接着邳州直河巡检的禀报，报称沿河碎石坦坡一段被水冲刷，土岸蛰陷，禀请兴修。安老爷接了禀贴，亲自带了工书人等到工查看，不过有十来丈工程，偶因木桩脱落，以致碎石倒塌散漫，却都不曾冲去，尽可捞用。那土工也蛰陷得无多，自己虽不懂，看了去，大约也不过百十金的事，回来便吩咐该房书役办稿，就在岁修银两项下动支赶办。

次日，房里送进稿来，先送师爷点定，签押呈上老爷标

画。见那稿倒也办得明白，只那工段的丈尺，购料的堆垛，钱银的多少，却空着没填；旁边粘着一个小小红签儿，上写着“请内批”三个字。那核办的师爷也不曾填写。老爷当下叫签押，说：“你去问问师爷，这数目怎么没填写，想是漏了。”

签押少停，签押回称说：“问过师爷，师爷说候老爷把钱粮数目批定，再核料物尺丈，向来是这等办的。”老爷说：“这怎么讲？难道我自己会核算不成？你大约没听清楚，等我自己问去罢。”说着，便起身来到书房。

那师爷听得东家过来了，连忙换上了帽子，作揖迎接，脚下可还是两只鞋。送茶让座已毕，老爷就问起这句话来。只见那师爷咬文嚼字的说道：“规矩是这等的，要东家批定了报多少钱粮，晚生才好照着那钱粮的数目核算工料的。”老爷说：“那丈尺是勘明白了；既有了丈尺，自然是核着丈尺算工料，核着工料算钱粮，怎么便先定钱粮数目呢？况且叫我批定，又怎样个约略核计多少呢？譬如就照前日现勘的丈尺，据先生你看应用多少钱粮？”那师爷说：“要照现勘的丈尺，多也不过百十金罢了。”老爷说：“可又来，就着这数目据实报出去，就是了。”那师爷连连摇头说：“这是作不来的。”老爷便问：“这又怎么讲呢？”那师爷道：“承东家不弃，请晚生在这衙门帮办公事，可不敢不倾心吐胆的奉告：我们这些河工衙门，这‘据实’两个字用不着行不去的哪。即如东家从北京到此，盘费日用，府上衙门，内外上下，那一处不是用钱的？况且京中各当道大老和本省的层层上司以至同寅相好都要应酬的，倒也不容易。这也在东家自己，晚生也不敢冒昧多说。但是就我们这衙门讲，晚生是有也可，没有也可，倒也不计较；只这内而门印跟班以至厨子火夫，外而六房三班以至散役，哪

一个不是指望着开个口子弄些工程吃饭的？此犹其小焉者也。再加一个工程出来，府里要费，道里要费，到了院费更是个大宗；这以后委员勘工要费，收工要费，以至将来的科费部费，层层面面，哪里不要若千的钱？东家是高明不过的，请想想：可是‘据实’两个字行得去的？”

老爷听了这话，心下一想：“要是这样的玩法，这岂不是拿着国家有用的帑项钱粮来供大家的养家肥己胡作非为么？这我可就有点子弄不来了。”因向那师爷说道：“据先生你讲起来，这外费是没法的了。至于我家的家人断乎不必，我的这层更不消提起。”

那师爷见不是路，果然不愿意；但是三分匠人，七分主人，无法，只得含含糊糊的核了二、三百金的钱粮报了出去。

从此衙门内外人人抱怨，不说老爷清廉，倒道老爷呆气，都盼老爷高升，说：“再要作下去，大家可就都扎上口袋嘴子了！”

且不说众人的七言八语。却说一日忽然院上发下了一角公文。老爷拆开一看，原来是自己调署了高堰外河通判。老爷看毕，正在心里纳闷说：“我到这里不久又调署了高堰，这是何意？……”早见那长随霍士端兴冲冲的走上来道喜，说：“这实在是件想不到的事！这缺要算一个美缺，差不多的求也求不到手；如今调署了老爷，这是上头看承得老爷重，再不然，就是老爷京里的有什么硬人情儿到了。这番调动，老爷可必得象模象样答上头的情才使得呢！”老爷便说：“我也不过是尽心竭力，事事从实，慎重皇上家的钱粮，爱惜小民的生命，就是答了上司的情了；难道还有个什么别的法子不成？”霍士端说：“这个全不在此。只这眼前便有一个机会，小的正

要回老爷：这下月便是河台的正寿，可不知老爷打算怎么样个行法？”老爷道：“那早已办妥当了。我上次在淮安首县就说过每人备银五十两公办寿屏寿礼，我已经交给首县了。”霍士端笑道：“难道老爷打算这样就完了不成？”老爷说：“依你还要怎样呢？”霍士端回说：“小的可敢说怎么样呢？不过是老爷待小的恩重，见不到就罢了，既见到了，要不拿出血心来提补老爷，那小的就丧尽天良了。就小的知道的说：那淮徐道是绸缎纱罗；淮扬道办的秀气，是四方砚台，外面看着是一色的紫檀匣子，盛着端石砚台，里面却用赤金铸成，再用漆罩了一层，这份礼可就不菲；淮海道是一串珍珠手串，八两辽参；河库道办的更巧，是专人到大人原籍置一顷地，把庄头细户兑给本宅的少爷，却把契纸装了一个小匣儿带到院上当面送的；就是那二十四厅也各有各的路数，各有各的巧妙。老爷如今就这五十两公分，如何下得去？何况老爷现在调署这样一个美缺呢？”老爷说：“这可就罢了我了！慢说我没有这样家当，便有，我也不肯这样作法。”霍士端说：“这事老爷有什么不肯的？这是有去有来的买卖，不过拿国家库里钱捣库里的眼，弄的好巧了，还是个对合子的利儿呢！不然的时候，可惜这样个好缺，只怕咱们站不稳。”老爷听到这里，便说：“你不必往下讲了，去罢，去罢。”那霍士端看这光景料是说不进去，便讪讪的退了下来，另作他自己的打算去了。

话休絮烦。安老爷自从接了调署的札文，便一面打发家眷到高堰通判衙门任所，自己一面打点上院谢委，就便拜河台的大寿。不日到了淮安，正遇河台寿期将近，预先摆酒唱戏，公请那些个河员。众人的礼物都是你赌我赛，不亚如那

临潼斗宝一般。独安老爷除了五十两公分之外，就是磕了三个头，吃了一碗面，便匆匆的谢委禀辞，上任而去。

不则一日，到了新任，只见那里人烟辐辏，地道繁华，便是衙门的气概，吏役的整齐，也与那冷清清的邳州小衙门不同。更兼工段绵长，钱粮浩大，公事纷繁，一连几日接交代，点垛料，核库册，又加上安顿家眷，把个安老爷忙得茶饭无心，坐卧不定，这才料理清楚。

列公有所不知，这中中有个缘故。那高堰外河地方正是高家堰的下游，受水的地方。这前任的通判官儿又是个精明鬼儿，他见上次高家堰开了口子之后，虽然赶紧的合了龙，这下游一带的工程都是偷工减料作的，断靠不住；他好容易耗过了三月桃汛，吃是吃饱了，掳是掳够了，算没他的事了，想着趁这个当儿躲一躲，另找个把稳道儿走走，因此谋了一个留省销算的差使，倒让出缺来给别人署事。那河台本是河工上的一个虫儿，他有什么不懂的，只是收了人家的厚礼，不能不应，看了看这个立刻出乱子的地方，若另委别人，谁也都给过个三千二千，一千八百的，怎好意思呢？没法儿，可就想起安老爷来了。偏看了看收礼的帐，轻重不等，大家都格外有些尽心，独安老爷只有寿屏上一个空名字，他已是十分着恼；又见这安老爷的才情见识远出自己之上，可就用着他当日说的那个“拿他一拿”的主意了。想着如此把他一调，既压一压外边口舌，他果然经历伏汛，保得无事，倒好保他一保，不怕他不格外尽心；倘然他办不来，索性把他参了，他也沒的可说，因此上才有这番调署。

不想偏是安老爷到任之后，正是春尽夏初长水的时候。那洪泽湖连日连夜长水，高家堰口子又冲开一百余丈，那水直